

王
子
之
言

主編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

○ 第一輯



唯識
三十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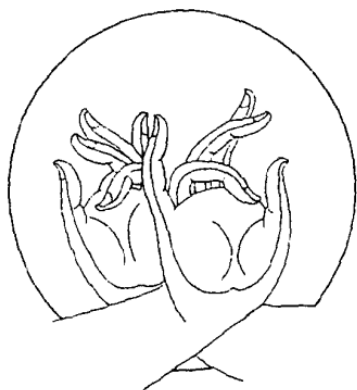
李潤生
道讀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

唯識三十頌

李潤生導讀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

書名：《唯識三十頌》導讀

導讀者：李潤生

編輯委員會：羅時寧

馮公夏

李潤生

談錫永

主編：王亭之

責任編輯：黎日照

美術設計：何端保

出版：密乘佛學會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聯合出版

發行：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一號

(852)8366088

出版日期：一九九四年九月

定價：每本港幣五十五元

出函書號：7 X 32415

國際書號：ISBN 962-17-1324-2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

卷首語

王亭之

近年損資印贈佛經的人多，而能讀佛家經論的人卻少。近年演繹佛學的著作譯作亦多，只是能引導讀者有系統地讀經論的叢書則未見。為此，同人等發願，精選佛家經論若干種，編成叢書出版，小乘大乘，空宗有宗，顯乘密乘，規模略具。

光是選印佛經，即雖精心選註，對今日的讀者恐怕益處亦不大。尤其是一些不能讀經論原文的讀者，他們僅靠讀近人的著述來瞭解經論大義，甚容易僅能得一偏之見，因此，便須要指導他們怎樣去讀經論，令其能親自體會經論的法味。這總比靠間接傳播，所領略者為深刻。此亦猶家廚小炒，終比名廚製作的罐頭好味。

是故「導讀」之作，除註釋或講解經論外，最重要的，還是指出一經一論的主要思想，以及產生這種思想的背景，同時交代其來龍去脈，即其啟發承先的作用。讀者循序而入，便當對佛學發展的脈絡瞭然，亦能體會佛說一經的用意，菩薩演繹一論的用心所在。

然而由於技術問題，叢書出版次序，并不等於閱讀經論的次序，此點尚希注意。

總序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

總序

要學佛，首先要明白一點，一切佛家經論，其功能是給學佛的人用來研讀，而不光是用來唸誦。倘認為經只能唸，不能讀，而且不必讀，那就未免將全套《大藏經》的意義看低。因為等於把藏經看成廢紙。

要聞法，亦首先要明白一點，所聞者必須是佛菩薩所宣示的法要，而不是講者本人對人生的感受。倘認為由此即可獲得佛教徒的生活指南，那就未免將佛法的涵義貶低，因為佛不只教導人怎樣生活，而且還教導人怎樣解脫。

有些人矢志學佛，卻終身未能聞如來的法義，即由於未能研讀經論，又未能得聞有系統的法義開示。

學佛必須研讀經論，千萬不要以為研讀經論只是「佛學」，而非「學佛」。不讀經論，根本就沒有可能建立正見，沒正見又焉能稱為學佛。

目前坊間談佛學的書刊林立，可是卻少見引導讀者直接研讀經論的讀物。由於古今文字隔阂，若無引導，研讀維艱，這也許即是今日提倡「學佛」，或提倡「唸經」，而不提倡「讀經」的緣故。本叢書的出版，或可滿足一些有志體會佛陀經義及菩薩論旨的人。

佛家思想，並非由不斷發展而來。但其流播於世間的過程，表面看來，卻是一個發展的

過程。

這個過程是：原始佛學——部派佛學——大乘佛學。於大乘佛學之中，流播的過程又先顯後密。

如果認為佛家思想由發展而來的，那麼，釋迦就不可能說大乘經典，因為釋迦說法時代，屬於原始佛教。阿難尊者結集佛的遺教，亦並未結集大乘經典。

所以說，大乘經典所演繹的，是佛的密意。稱為「密意」，意思是說，佛於說法時雖未明白說出此意，但其內涵卻實在有這重意思。

因此一切佛學，實在是由上向下的建立。

釋迦先說四諦，然後再說緣起。我們不能說當他說四諦時，不明白緣起，後來說法多年，才忽由四諦發展出十二因緣。若這樣說時，便是謗佛。

佛已得一切相無分別智，但他於弘法時，卻不能一開始就將自己證悟的境界說出，而且證悟的境界實亦無可說，是故他便只能權宜向下安立，說四諦等。

華嚴家認為，佛轉法輪，先說《華嚴》，然後才向五比丘說四諦。姑無論釋迦當日轉法輪的實際情形是否如此，但就由上向下安立這一重意義來說，華嚴家的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是故爭論是否先說《華嚴》，便只是爭事實而不是爭其含義。

所以研讀佛經，實在有兩重途徑——

一是按其流播過程，先讀釋迦說法時代的遺教結集經集，如《阿含經》等；然後讀部派時代的論著，如《阿毘達磨俱舍論》等；再然後讀大乘經論，此則浩如瀚海，有「般若」、

總序

「唯識」、「如來藏」三大系列。

一是按了義與不了義來研讀。所謂了義，是指其法義究竟真實，所謂不了義，是指其法義有若干程度的權宜安立。

如果先按第一種途徑研讀經論，然後再按第二重途徑來重讀經論，對學者來說，應該收效最大。

本叢書中，《雜阿含經選讀》是原始佛學時期的經典；由《異部宗輪論》，可窺部派佛學時代的各部派不同宗義；由是上窺大乘空有二家的思想，以及顯乘密乘的論著，則已能得全部佛法的綱要。至於每部經論所含的法義，以及其屬於那一宗派，表達甚麼思想，則已詳於各經論導讀之中。

佛家發展成許多宗部，固然許多時是由於詮釋經義的觀點不同，但許多時卻實不純由於理論上有紛爭，而是由於每宗部祖師的個人實修，其所領悟的境界有所不同。將不同的境界用理論表達，因而便有種種不同的傾向。例如中觀家傾向於領悟一切法的本體，由此便說一切法無自性；唯識家傾向於觀察一切法的現象，並由此領悟本體，由是便說唯識無外境。密乘甯瑪派同漢土禪宗，其「大圓滿」即是直接證入諸法實相的祖師禪，由是便說如來藏。

所以於研讀經論之時，其實不宜將之視為理論的研究，實宜用之於修持上的配合。藏密古師有四宗部理論，配合四續部（事續部、行續部、瑜伽續部，以及無上瑜伽續部）修持的說法，後來雖被格魯派加以否定，其實這說法亦甚值得參考。關於這點，於本叢書的《四法

寶鬘》導讀中已有說明。

如果將各宗部的理論，跟實修聯繫，那麼，研讀經論的層次，便當與純理論研究有所不同。這重意旨，希望讀者能夠領悟。

本叢書出版，時間有點倉促，兼且限於人力，當有許多不足之處，尚祈讀者賜予指正。尤其是關於編輯的觀點，以及導讀的觀點，望能集思廣益，於以後編印第三輯時，能做得較為完美。

別序

別序

王亭之

「唯識」是大乘佛學的一支，與「般若」並立，成為大乘佛學的雙足。

大概來說，「般若」思想發展於西元前後，最早的「般若」經典於西元紀元前已開始出現，至西元二世紀頃，由龍樹論師將之推上高峯。

大致與此同時，「如來藏」思想亦從屬於「般若」而出現。依西藏密宗甯瑪派的說法（這亦是印度晚期論師的說法），密法修行於西元前已經存在。密乘「大圓滿」法系的祖師是維摩詰（Vimalakirti）異譯：毘摩羅詰，意譯：無垢稱、淨名），他是與釋尊同時的人。然而當時因為學佛者的根器尚未能適應密法，所以持密的行人只秘密修法，此即所謂「不可思議法門」。在「般若」系列經典中，有一位很活躍的文殊師利菩薩（Mañjuśrī，意譯：妙吉祥），所弘揚的即是此一法門，是故密乘亦將文殊師利看成是專弘密法的菩薩。開始公開「大圓滿」法門的祖師，是俱生喜金剛（Prahevajra，藏稱Garab Dorje）他出生於西元五十五年，由此可見密法弘揚之早。漢土學者以為無上密乘至西元七世紀才出現，此說法實應重新刊定。

「大圓滿」法的根（見地，觀點），即是「如來藏」，關於這點，已詳見於本叢書《四法寶鬘》導讀。至於「如來藏」思想的弘揚過程，則於本叢書《楞伽經》導讀中將有介紹。

「如來藏」思想本無異於「般若」，依照甯瑪派的說法，般若中觀所說的仍未為了義（究竟的真理），唯說「如來藏」始為了義，因此便亦稱之為「大中觀」，亦即為最深義、

最真實究竟的中觀。

至《楞伽經》編集，「如來藏」思想已弘播至最高峯——卻不是發展至最高峯，因為修「大圓滿」的人早已具有《楞伽》的見地，如《維摩經》中的見地，以及俱生喜金剛所造的大圓滿偈頌中的見地。然而先由低層次說法，最後才說到高層次的深法，是故便只能說是弘播的過程，而不能說為發展的過程。

在《楞伽》中，開始提到一些後來發展為「唯識」的思想。如說「如來藏藏識」，此中的「藏識」便即是阿賴耶識（第八識），同時又提到許多與人類心理有關的概念，因此可以說，《楞伽》實在是「唯識」的先導。於「導讀」中，對這點將有說明。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般若」但有龍樹的「緣起」，未必能發展出「唯識」，正因為「般若」中同時有「如來藏」思想，因此才把「唯識」催生出來。

藏密甯瑪派不把「如來藏」和「藏識」看成是事物，是故根本便無須討論其本體（本質、自性）。當我們的心識未受污染時，此「法爾」的心識（本來就有、自然而然的意識），姑名之為「如來藏」；心識一旦受到污染，便名之為「藏識」（阿賴耶識）。所以，「如來藏」與「藏識」，只是心識的兩種相狀，亦可以說是心識所起的兩種功能。約兩種相狀功能以名心識，則可稱之為「如來藏藏識」。

即是說，「如來藏藏識」無非只是心識的別名，它才是一種事物，而「如來藏」與「藏識」則非事物。

為甚麼要討論到「藏識」呢？

別序

因為光知道心識的「如來藏」狀態，對實際修行實無益處。心識未受污染或不受污染，即是成佛的境界，可是，我們生下來吸一口空氣，立即便有「自我」的執着，甚至在母胎時已有「自我」的建立，由是即有貪、瞋、癡等煩惱污染，既已污染，心識已成「藏識」的相狀，那我們又怎麼辦呢？

為此，「唯識」便專門分析心識的種種功能，以及由此功能所引發的種種現象，也可以說，基本上即是細緻的心理分析。通過心理分析，使修行人認識到自己的一切心理作用，並且知道客觀世界所呈現的萬象，無非都由人類共同的心理作用所建立（是故人類建立的客觀世界，便不同於人類的建立），這樣既可以對「空性」有所瞭解，亦可以對客觀現象與主觀心識有所瞭解。能瞭解自己的心理本質與功能，及其引發的現象，就可以針對着自己的內心來修行。因此，唯識家所說的「轉識成智」，無非只是心理改造。

「如來藏」思想引發「唯識」，即是由理論進入實修，而「唯識」則是實修的理論。藏密無上密乘，將「唯識」視為生起次第的入門理論，原因即在於此。

本論為研習「唯識」必讀的論著。

論中有一頌，說明「唯識性」，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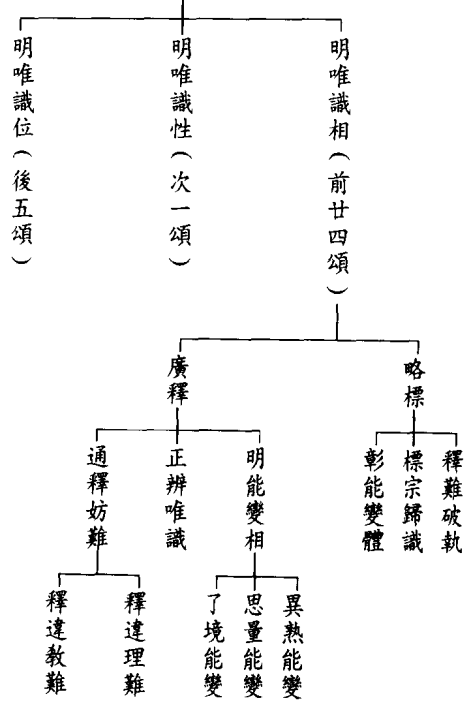
此諸法勝義 亦即是真如

常如其性故 即唯識實性

讀者對此頌應加留意，一切心理狀態以及其功能的「勝義」，即是「真如」，言「勝義」即是說其究竟，此乃就相與用而約其本體，這樣一來，「唯識性」便與「如來藏藏識」相通了。能把握着這觀點來研讀本論，則對「般若」、「如來藏」、「唯識」三者，自能融會，而不視之為佛家的對立理論。

王亭之於圖麟都

唯識論分科全圖



- 1. 釋難破執
- 2. 標宗歸識
- 3. 彰能變體

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
 彼依識所變
 此能變唯三：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

4. 異熟能變

三相門	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
所緣行相門	不可知，執受、處、了。
心所相應門	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
五受相應門	唯捨受。
三性分別門	是無覆無記。
心所例同門	觸等亦如是。
因果譬喻門	恆轉如暴流。
伏斷位次門	阿羅漢位捨。

5. 思量能變

舉體出名門	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
所依門	依彼轉。
所緣門	緣彼。
體性行相門	思量為性相。
心所相應門	四煩惱常俱，謂我癡，我見，並我慢，我愛，及餘觸等俱。
三性分別門	有覆無記攝。
界繫分別門	隨所生所繫。
起減分位門	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

能變差別門.....次第三能變，差別有六種。

自性行相門.....了境為性相。

三性分別門.....善不善俱非。

列六位名.....此心所通行，別境善煩惱，隨煩惱不定。

受俱分別.....皆三受相應。

通行.....初遍行觸等。

別境.....次別境謂欲、勝解、念、定、慧、所緣事不同。

善.....善謂信、慚、愧、貪等三根、勤、安、不放逸、行捨及不害。

煩惱.....煩惱謂貪、瞋、癡、慢、疑、惡見。

隨惑.....隨煩惱謂忿、恨、覆、惱、嫉、慳、誑、詐、諂、與害、憍；無慚，及無愧；掉舉與昏沈、不信並懈怠、放逸及失念、散亂、不正知。

不定不定謂悔、眠、尋、伺，二各二。

重明六位

6. 了境能變——相應俱受門

所依門.....依止根本識。

俱不俱轉門.....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如濤波依水。

起滅分位門.....意識常現起，除生無想天，及無心二定，睡眠與悶絕。

7. 正辨唯識.....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彼此皆無，故一切唯識。

8. 釋達理難

心法生起緣由.....由一切種識，如是如是變，以展轉力故，彼彼分別生。

有情相續緣由.....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

遍計所執性.....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此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

9. 釋達教難

三種自性

正辨

依他起性.....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

圓成實性.....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

明不一不異.....故此與依他，非異非不異，如無常等性。

明依圓前後.....非不見此彼。

總說.....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

三種無性

別明

相無性.....初即相無性。

生無性.....次無自然性。

勝義無性.....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

10. 明唯識性

資糧位.....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

加行位.....乃至未起識，求住唯識性，於二取隨眠，猶未能伏滅。

通達位.....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

修習位.....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

究竟位.....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捨二粗重故，便證得轉依。

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

11. 明唯識位

資糧位.....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

加行位.....乃至未起識，求住唯識性，於二取隨眠，猶未能伏滅。

通達位.....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

修習位.....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

究竟位.....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捨二粗重故，便證得轉依。

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

自序

自序

印度佛家哲學，就顯教言，不過空有兩宗。「空宗」者，當以「般若中觀」為代表；「有宗」者，當以「法相唯識」為代表。《唯識三十頌》便是「有宗」的基本要典。

我入「唯識」之門，固然有賴業師羅時憲先生的啟迪，但過程也有些轉折。一九五七年，在教學實習中，初次接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便給「明廣大心」那一段文字所感動；所謂：「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從此我領會到佛家境界之高、悲願之大、胸襟之廣，在我所接觸的思想體系中，實無一宗一派能夠與之倫比。可是那時的我，只能陶醉在那種「廣大心」、「最勝心」、「至極心」、「無顛倒心」的意言境中，而實在無法瞭解佛家哲學的歷史背景與整個思想體系。

如是者亦有年，我還找不到入佛的門途。其間雖然也曾閱讀過一些入門作品，像張澄基的《佛學四講》，最能引人入勝；也曾參加過一些經會，像中華佛教圖書館所辦的「楞嚴講座」，給我的印象最深。然而，究竟佛教何來？如何發展？宇宙、人生何來？如何才是歸趣？如何尋找？如何進入？如何證得？價值如何釐定？如何評價？這樣一連串的問題，「上窮碧落下黃泉」，在缺乏名師啟導的情況下，始終無法獲得答案。